

古典樂壇中經常出現「古典」與「浪漫」這兩大風格之爭，大家總好像在爭奪武林盟主般非鬥過死去活來不可。當中最大的一場紛爭，相信要算是十九世紀後期華格納 (R. Wagner) 與布拉姆斯 (J. Brahms) 之戰了。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西方世界相繼出現了「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和「工業革命」等一連串無論對當代或後世都影響深遠的事件。這些重大改變令藝術家的創作觀念從原來十八世紀那種歌舞昇平、著重客觀描繪的「古典主義」變為偏重表達個人感受，提倡表現個人主義和主觀意念的「浪漫主義」。

德國大詩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是「浪漫主義」其中一位早期的倡導者，在他感性的筆觸影響下，德國和奧地利湧現了包括貝多芬 (L. van Beethoven)、舒伯特 (F. Schubert) 和舒曼 (R. Schumann)等多位重要的作曲家。「浪漫主義」的火焰在德國萌芽後逐漸在歐洲各地燃燒起來。其中身處巴黎的作曲家如白遼士 (H. Berlioz)、李斯特 (F. Liszt) 和華格納等都深深被這股烈風影響，爭相推出追求創新、激情澎湃的作品。

在眾人一窩蜂地追求「浪漫」的同時，身處這個洪流頂峰的布拉姆斯卻獨善其身。他的作品大都保留著「古典」風格的美感，令人不禁想到他究竟是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八股」佬呢？學者深入研究後，發現原來布拉姆斯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浪漫主義者！他的「浪漫」在於他採用節奏、和聲及配器等手法——他的作品大都充滿強烈的節奏色彩，不同的拍子同時出現，切分音 (Syncopation) 和不平均的樂句 (Irregular Phrases) 等比比皆是。他對和聲的選擇雖然不及華格納的來得創新，但勝在甜美溫柔，別有一番風味。布拉姆斯的管弦樂色彩甚為獨特，他經常利用中提琴、單簧管和圓號等聲調柔和的樂器製造出豐滿和深沉的管弦樂音色。另一方面，布拉姆斯採用前輩的寫作手法和曲式來創作，令他備受「浪漫主義」擁戴者的攻擊。

這種混合「古典」和「浪漫」風格的寫作手法在布拉姆斯多首作品中都表露無遺，當中又以《第四號交響曲》(Symphony No. 4 in E minor, Op. 98) 最為樂迷的欣賞。

《第四號交響曲》寫於一八八四和八五年的夏天，是布拉姆斯創作的最後一首「交響曲」。任何人只要一聽這樂曲的開頭，都會被那個由兩個音符組成的音樂「動機」(Motive) 所吸引，深受感動。除此以外，布拉姆斯在樂曲中亦運用了當時相對較新的和聲效果，為樂曲注入新氣息。另一方面，布拉姆斯卻在這作品中採用了原本應用於「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 Period 1450-1600 A.D.) 宗教作品的「調式」(Mode)，也運用了風行於「巴羅克時期」(Baroque period 1600-1750 A.D.) 的「帕薩卡里亞」(Passacaglia) 曲式來寫作。把「新」、「舊」兩種元素混合起來，堪稱一絕。

布拉姆斯身處四周滿佈改革聲音的環境下，仍能「出淤泥而不染」，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還能把兩個敵對的寫作風格融合起來，可謂非常難得。他利用自己的作品告訴世人在浪漫風格的內心世界下原來還可容納古典的美則，為沉迷個人主義的作曲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創作路向。

文：李國麒

